



春节的文化根性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萧放 所揽月

摘要:春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典型例证,彰显了中华文明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追求。首先,春节是顺应物候变化、安排生产生活的自然时间,不论是中华民族时间意识的形成、春节节期的设置,还是年节礼俗中的自然观念和生态伦理,都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其次,春节也是调整人际关系、促进社会联结的社会时间,有助于自我涵养、家庭和睦、社区团结,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共处。最后,春节是中华民族情感所系、交流共享的文化时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呈现出人类文明共通的价值观念,有利于多元文化之间交流互鉴、和平共享。

关键词:春节;和平性;文化根性;中华文明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2-0061-07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他重点强调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其中第五个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己人关系中以他人为重”^{[1]6}。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典型例证。2024年12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意味着春节所彰显的中华文明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追求,得到了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成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财富。春节根植于我国悠久的农耕文明,其历史起源和文化内涵

都与农耕文化紧密相连。中国先民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依傍农事节气时序,形成了一套关于时间的认知系统和传统节日体系。“年”作为农业社会的时间坐标,生动反映了人们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周期性规律。基于春节深厚的农耕文化根性,本文将从自然时间、社会时间、文化时间三个方面,逐一阐释春节所彰显的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和睦共处、和平共享的和平性。

一、和谐共生:春节是顺应物候变化、安排生产生活的自然时间

作为顺应物候变化、安排生产生活的自然时间,春节首先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在时间意识的形成和节期的设置上,春节反映出中华民族对自然节律的深刻认识以及敬天顺时的生产生活智慧。同时,中华民族对

收稿日期:2025-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研究”(24VWB004)。

作者简介:萧放,男,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系主任、教授(北京 100875),主要从事历史民俗学、岁时节日与礼仪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揽月,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北京 100875)。

自然万物的敬畏之心和感恩之情,在春节的祭祀礼俗和迎春礼俗中也有直接且具体的表达。

(一)岁首新年:对自然节律的认识和顺应

作为岁首新年,春节在古代有岁首、正旦、正日、元日、元旦、元正等多种说法,民国年间才将“阴历元旦”(即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岁首的产生与古代历年概念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其深植于上古先民的时间感受与时间意识。古人正是依据天文、气候、物候及人事活动等,构建出一套衡量时间变化的参照体系。而这种时间意识表现为天时与人时的二重组合^①。

春节作为一个自然性质的节日,其设置充分展示了中国人对于大自然规律的认识^②。“年”的时间周期概念在夏、商、周以前就已为人们所掌握,且与农耕关系密切^③。《尔雅·释天》曰:“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2]“唐虞”即唐尧、虞舜时代,以“载”称年;夏以“岁”称年,“岁”本为一种斧类砍削工具,用于收割庄稼;商以“祀”称年,强调祭祀周期;周以农作物生长丰收周期“年”来称呼年度周期。“年”本义是农作物的丰收,后来人们将禾谷成熟一次所需要的时间称为一年。甲骨文中的“年”字,经诸家考证,为会意字,像一人头顶禾苗之形,意为庄稼收获之后人们用肩头载禾以归^④。《说文》:“年,谷熟也。”^[3]这一释义进一步印证了“年”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紧密关系,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自然节律的认识和顺应。

因此,从时间意识的角度来看,春节深深根植于我国悠久的农耕文明,有着深厚的农业社会基础,春节的设置不仅映射出中华民族对自然节律的深刻认识,更是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生动体现。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春节彰显了人们顺应天时、循时而动的生产生活智慧,具有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意义。

(二)辞旧迎新:年节礼俗中的自然观念和生态伦理

春节的基本主题是辞旧迎新,意味着新旧时间的更迭。围绕这一主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形成了丰富的年节礼俗。其中,春节所蕴含的自然观念和生态伦理尤为鲜明地体现在祭祀礼俗和迎春礼俗之中。

一是祭祀礼俗,尤其是对天地诸神的祭祀。上古时期,岁终大祭可视为春节的雏形。岁终大祭,就是在一岁之末对天地人间诸神的一次总结性且极为隆重的祭祀^⑤。其一为“大饮烝”。《礼记·月令》:“孟冬之月……是月也,大饮烝。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4] 725-726}“大饮烝”作为宗庙祭祀大礼,不仅涵盖了对日月星辰的祭祀,还包括对公共社神、门闾之神以及日常五祀(即门、户、中霤、灶、行等神灵)的祭祀。其二为大蜡之祭,是对与农事相关诸神的集体祭祀。《礼记·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4] 1071}所祭之神包括先啬、司啬、百种、农、邮表畷、禽兽、坊、水庸等八位。虽然后世学者对这八种农神解读各异,但大蜡之祭总体是“合聚万物”,是对农事领域诸神全面的祭祀,是“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的答谢之祭。“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4] 1073}这句祝词质朴真诚,不论是祭祀神农、后稷、百谷神、田神、猫虎神,还是水土、草木、昆虫,古人都饱含敬畏和感恩之心。岁末年初之际,人们通过这一系列虔诚而庄重的祭仪,表达对自然的礼敬,实现与天地万物的沟通与交流。而这种祭祀天地、表达感恩的仪式,在后世春节礼俗中屡见不鲜。如民国时期,除夕之夜南京人会在厅堂供纸马以“答谢天地”^⑥;正月初一,云南宜良人“设米花、黄果、乌栗之属以供天地祖先”^⑦。

二是迎春礼俗。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确定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以来,立春节气总在大年期间,因而迎新与迎春在年节礼俗中常常合而为一。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之后,官方的迎春礼仪消失,但是民间的立春习俗,尤其是在家庭中举行的活动继续存在,迎春的功能被春节吸收^⑧。在辞旧迎新之际,人们贴春联、吃春卷、饮春酒、鞭春牛、唱春台戏、簪花戴胜,呼应立春节气,迎接春天的到来,实现人与自然时序的和谐相融。总体而言,中国人的年节礼俗是人与自然共同经历的“通过仪式”^⑨,通过种种送旧迎新的仪式,人与万物由冬入春,一道经历时间的新旧更替,共同获得

新生。

二、和睦共处：春节是调整人际关系、促进社会联结的社会时间

春节是调整人际关系、促进社会联结的社会时间，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共处。对于个人而言，春节是自我调整、自我更新、自我涵养的宝贵时机；对于家庭和家族而言，春节是维系家族联系、促进亲情交流的重要机会；对于社区和地方社会而言，春节则发挥着加强亲邻交往、促进社会团结的作用。

（一）人与自我：“过渡”中的自我更新与心灵归宁

根据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岁末年首的春节属于一种过渡性仪式^①。有学者将其划分为旧岁的“分隔礼仪”、“过年”的“边缘礼仪”、新年的“聚合礼仪”三个阶段，通过其中的种种仪式，个体的心理也会经历“阈限前一阈限—阈限后”三个阶段^②。从人与自我关系的维度上看，春节在岁末年初的重要时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自我调整和更新的契机。通过个体净化、个体迎新等一系列仪式活动，人们得以度过充满不确定性和变动的“阈限”阶段，从而顺利回到稳定和谐的自然与社会秩序之中。

一是个体净化仪式。过年是人与自我对话的节点，人们通过剃头、沐浴、更衣等一系列行为获得新“我”的意识^③。俗谚说：“二十七，洗疚疾；二十八，洗邋遢。”腊月里这种沐浴以清除身心污秽的习俗，其源头可追溯至上古祭祀前的斋戒沐浴之礼。除沐浴之外，还有剃年头以迎新、脱旧衣饰以祛秽、丢愁帽等方式。这些岁末的个体净化仪式，不仅令人们在外观上焕然一新，更在身心层面实现了自我更新与净化，使人们满怀希望地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二是个体迎新仪式。如果说沐浴、剃头等个体净化仪式是辞旧，那么着新衣、戴花胜便是迎新。自汉代以降，历经唐、宋、元、明、清直至民国，乃至现代，更换新衣以应节的习俗绵延不绝。步入新年，人们新衣加身，新帽戴头，不仅标志着个人步入了一段全新的生命旅程，也深刻体现了中国人强烈的时间更新意识。

春节对于个人而言，也是一个自我约束、自我涵养的宝贵时机。在年节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人们往往会主动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避免争吵与冲突，以和善之心待人接物。通过送神、扫尘、筹备年节用品等一系列忙年活动，人们得以实现心灵的归宁。春节还是一年一度的情感、愿望释放日，在鞭炮声中，旧年里积压的沉闷、压抑的情绪可以得到宣泄和释放^④。

（二）人与家庭：年节中的人伦礼俗与家庭观念

从人与家庭的维度来看，春节是强化人伦关系、促进亲情交流的重要机会。人们利用岁末这段珍贵的时光，通过种种礼俗活动，维系并加强家族联系，增进家族成员间的情感。春节期间，无论是忙年的筹备、团圆的庆祝，还是拜年的礼俗，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家族团聚与家庭和睦的重视。

一是腊月里的忙年和辞年。在忙年习俗中，家庭合作的温馨场景尤为突出，家庭成员共同清洁环境、准备年节食品，不仅为过年做环境和物质上的准备，也在共同的劳动中沟通感情、烘托年节气氛。如民谣所唱：“二十四，扫扬尘；二十五，磨豆腐。”除了豆腐，还有年糕、蒸糕、馒头、面花、糍粑、炒货等食品的制作。在外工作或学习的子女回家后，也会加入忙年的劳动中，借此表达对家人的关心并增进感情。此外，这些忙年习俗有时不仅仅是小家庭内部的协作，还涉及家族亲戚、邻里乡亲间的合作。特别是在年节食品的准备上，因为食物的制作过程，如酿造、腌制等无一不是复杂耗时的，人们往往会相约一起准备，相互协助、共同储存。而从腊八开始，人们还会以辞年的方式增进家庭关系，这主要包括探访拜望、礼物馈赠等活动。例如，已成家的子女在春节前会向父母赠送年礼，这一行为被称为“辞年”，以表达对父母的感谢；女婿也会借机准备年礼，向岳父母表达心意。

二是大年三十的团年礼俗。除夕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时刻，而年夜饭则是这一晚的重中之重。家家户户以团聚、守岁等方式迎接新年，体现了中国人的人伦礼俗和家庭观念。正如《诗经·豳风·七月》所述：“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5]人们饮宴团聚、祭祖贺年，可见中

国祭祖团年习俗的古老。年夜饭的用餐礼仪,包括用餐顺序、座位安排等,也映射出中国人长幼有序的人伦秩序。在享用年夜饭时,人们往往会先迎接祖先享用,以此表达对祖先的缅怀和敬意;然后长辈上坐,全家按照辈分高低依次就座。年夜饭中菜肴所蕴含的吉祥寓意,也是中国人团圆和睦的家庭观念的直接体现。例如,北京人的传统年夜饭里,荸荠是一道不可或缺的菜肴,因为荸荠谐音“必齐”,寓意家人团圆齐整;而在中国南方地区,年夜饭的餐桌上则必定会有一条头尾完整的鱼和丸子,分别象征着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以及团团圆圆、和谐美满的家庭氛围。此外,吃完年夜饭,长辈给晚辈压岁钱,祝福晚辈平安度岁,同样体现了爱护子弟的人伦观念。压岁钱这一习俗起源较早,明清时期就已流行。除压岁钱外,还有诸如压岁盘、压岁果子等具有特殊寓意的压岁之物。在长辈给晚辈的压岁钱中、在年轻人对长辈的辞年和拜年中,关怀与爱护之情在家庭成员之间流动,并形成了一种代际情感的回馈与互动关系。

三是正月里的拜年礼俗。拜年是礼敬尊长的重要年节礼仪。中国人拜年大多遵循既定的顺序:首先祭拜神灵和祖先,其次拜长辈,最后家庭成员之间互拜。汉代《四民月令》中就有记载:“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6]南朝《荆楚岁时记》亦描述了类似的场景:“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7]唐以后,拜年的对象逐渐超越了家庭范畴,发展为一种文人士大夫之间具有社交意义的礼仪行为;到了明清时期,拜年礼俗更是蔚然成风,成为全民共享的节日礼仪^⑧。拜年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个强化家族纽带、重建乡邻和谐关系的过程。正如施爱东所观察到的,回乡过年的亲属总会在拜年之时为有需要的亲戚送上一个资助性的红包,以帮助其子女上学、老人治病等。年节期间的礼物流动,既维系着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也维系着一种互助关系;乡土社会的亲情和友情,就在彼此的给予和传递中延续着^⑨。

(三)人与社区:社区活动中的亲邻交往与社会团结

从人与社区的维度来看,春节也是促进亲

邻交往、地方社会团结的重要时间。不论是上文提及的忙年、拜年礼俗,还是辞年礼俗、正月里种种群体性娱乐活动,都发挥了人情往来、联结和巩固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

一是重要社会关系之间的辞年礼俗。旧时每到岁末,不仅是亲邻之间,医生与病人、寺观住持与施主、地主与佃户之间都有相应的拜望和礼物馈赠等辞年之礼。这种礼俗规定了个体需维系特定社会关系,并在年节期间“完成制度化的、规定的礼物交换义务”,即便双方关系不和,亦需“尽仪式化送礼和传统串门的义务”,在此情境下,人们往往会指派妻子或成年子女代为履行这一义务,并且作为补偿,还会增加礼物的价值以显诚意和尊重^⑩。而乡邻、同事之间常见的辞年方式是团坐聚饮。在许多地方,人们在年末宰杀年猪或吃辞年酒,彼此邀请、礼尚往来、共享佳肴。例如,在云南地区,腊月里吃杀猪饭已成为多民族共有的习俗。旧时由于赶集不易,人们在年关杀猪分肉,既是为了准备过年所需的新鲜猪肉,也是为了腌制腊肉,储备一年之需。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的当下,杀猪饭不仅没有消失,还举办得越来越红火、规模越来越大。其原因就在于杀猪饭满足了人们在年末调整各方社会关系的需要。趁年关氛围,主人操办一场杀猪饭,不仅是对一年辛勤生活的总结,还是一次答谢邻里亲朋、四方来客的机会,通过礼尚往来和食物分享的方式,巩固并加深村落、社区乃至更广泛的人际关系。

二是群体性的春节娱乐活动。春节娱乐主要是指逛庙会、耍社火、游灯会、行花街等群体性活动,大多是为放松身心、增进社会活力而进行的文化设计^⑪。通过这些群体性活动的组织,村落、地域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例如,刘铁梁对村落集体仪式性文艺表演活动进行考察,发现浙江奉化畸山村正月里的庙戏发挥了凝聚全体村民的作用,北京房山区张坊镇的跨村走会则满足了村落之间信息交流和感情联络的需求^⑫。王杰文结合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指出这些民间舞蹈激发并创造了舞蹈者对于所属社区的认同^⑬。张士闪亦指出,鲁中西小章村每年正月初八举行的竹马表演活动,是村民情感交流与社会交往的重要载体,通过定期表演强化

村落和家族生活共同体的凝聚力^⑨。

总而言之,从腊月的忙年、辞年礼俗,到大年三十的团年礼俗,再到正月里各种亲疏远近关系的拜年礼俗、群体性春节娱乐活动,这些年节礼俗共同编织成了覆盖人们所有重要社会关系的完整年节活动。种种年节礼俗活动,定期清理着人们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调节着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强化了文化认同意识与内部秩序感^⑩。在这些活动里,春节不仅促进了家庭内部的团结,还促进了个体的、社区的以及地方社会的联结和凝聚。

三、和平共享:春节是中华民族情感所系、交流共享的文化时间

春节作为情感联结、文化认同的纽带,不仅是中华民族情感凝聚的重要文化时间,更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人类文明共通的价值和理念。

(一)春节是中华民族的情感纽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

岁首新年庆典及相关习俗在中华民族传承了至少两千多年,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凝聚着民众丰富的审美情趣、精神信仰和伦理观念,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单一时间节点的范畴。它不仅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资源,更是激发并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与动力。

一方面,春节是中华民族集体时间意识和共有生活模式的集中体现和典型例证。“春节”这一名称确立虽仅百余年,但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岁首庆典,其根源可追溯至夏、商、周三代,历经汉魏六朝、隋唐,直至宋元明清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将春节确立为集体时间意识中的元点,使整个民族的生活秩序得以建立,这是民族意识中的最重要的时间自觉”,这种时间自觉“经过年复一年的实践强化,就成为民族文化的凝聚点,变成一种生活模式,对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模塑产生了极大影响”^⑪。深植于中华民族悠久农耕历史的春节,是中华民族依据农作物生长周期形成的一套独特时间体系,是中

华民族对自然节律的体认和与之相适应的“敬天顺时”的生活模式的展现,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春节是中华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盛会,是地方传统与民族文化的集中展演和概括表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形、有感、有效的活动载体^⑫。中华民族在长期且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了既拥有共同文化内核,又兼具丰富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的春节民俗。例如,春节期间的社火就有山西长治社火、河北桃林坪花脸社火、辽宁本溪社火、陕西洋县高芯子社火、新疆社火等;庙会有北京厂甸庙会 and 东岳庙庙会、湖北汉阳归元庙会、河南浚县正月古庙会,等等;灯会有江苏的秦淮灯会、上海的豫园灯会、河北的苇子灯阵和胜芳灯会、山东的渔灯节,等等。春节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节日,除汉族之外,彝族、蒙古族、藏族、傣族、哈尼族等诸多民族均有庆祝春节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丰富多样的春节习俗。例如,“查干萨日”就是蒙古族白月和春节的融合节日,意思是白色的新年。自明嘉靖年间起,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同胞们就形成了以农历春节为“查干萨日”的传统习俗,内容包括庆小年、度除夕、迎初一、闹十五等传统节日活动,同时还融入了萨满祭火、吃手把肉等具有蒙古族特色的习俗内容。

在时代变迁中,春节习俗在传承中不断发展,但始终发挥着增进民族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有些外在仪式发生了变化,但春节的文化内核、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态度并未改变^⑬。在新技术和新媒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春晚、电话拜年、短信拜年、微信拜年、微信红包等“新年俗”极大拓展了传统春节的时空维度,促进了春节习俗跨地域、跨族群、跨国别的传播与共享。春节已然成为凝聚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全球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二)春节是多元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全人类共享的文化时间

一方面,春节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多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和向往,也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1]6}。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元朝等都是大规模民族迁徙、杂居、融合的时期,各民族、各地域的风俗和文化得以交流、融合。《汉书·宣帝纪》中就有“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8]262}，“呼韩邪单于来朝,礼赐如初”^{[8]273}的记载,《新唐书》中也有突厥可汗“遣使伊难如朝正月,献方物”^[9]的记录。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意味着进入年节阶段。腊八食粥的习俗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与包容,关于腊八粥的来历有许多传说,如提醒人们勤劳节俭的传说、朱元璋落难的传说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纪念佛祖成道的传说,因此腊八粥又称“佛粥”,腊八节习俗就具有驱邪和纪念佛祖的双重意义。

另一方面,春节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还以家庭和睦、社会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节日特质,呈现出人类文明共通的价值和理念。正如“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材料所言,该遗产项目有助于提升人们对性别平等、粮食安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知,在世代传承的过程中,发挥着提升个人道德修养、促进家庭和睦与社区团结的重要作用,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为中华民族提供了认同感和持续感[®]。当前,春节在全球华人聚居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美国等国家的多个城市,在春节期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主题庆祝活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春节已被正式确立为法定节假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则与中国保持着相似的春节习俗,但又融入了各自国家独特的民族文化元素,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随着“春节——中国人庆祝传

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春节正不断走向世界。这将充分彰显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中华文明也将在全球文化交流互鉴中发挥重要作用。

结 语

春节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的典型例证。从自然时间的角度来看,春节根植于我国悠久的农耕文明,不论是中华民族时间意识的形成、春节节期的设置,还是年节礼俗中的自然观念和生态伦理,都彰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从社会时间的角度来看,春节有助于自我涵养、家庭和睦、社区团结,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共处。从文化时间的角度来看,春节是中华民族情感所系、交流共享的重要时间,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平台,体现了人类文明共通的价值观念。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了至少两千多年的岁首庆典,春节文化正是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也将继续发挥促进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作用。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春节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积极弘扬春节文化所蕴含的和平、和睦、和谐理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推动春节文化走向世界。

注释

- ①萧放:《天时与人时——民众时间意识探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②陈连山:《春节民俗的社会功能、文化意义与当前文化政策》,《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③⑤萧放:《春节》,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第9页。④朱彦民:《从“年”“岁”“祀”看先秦时期如何过年》,《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⑥夏仁虎:《岁华忆语》,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⑦许实编、郑祖荣点校:《宜良县志》点注民国十年(1921)版,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⑧简涛:《略论近代立春节日文化的演变》,《民俗研究》1998年第2期。⑨萧放:《春节习俗与岁时通过仪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⑩[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著、张举

文译:《过渡礼仪》,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9页。
 ①张举文:《重认“过渡礼仪”模式中的“边缘礼仪”》,《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
 ②刘魁立:《作为时间制度的中国节日体系——以传统新年为例》,《人民周刊》2024年3月29日。
 ③萧放:《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现代语境下的春节习俗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④邵凤丽:《拜之以礼》,《光明日报》2022年1月28日。
 ⑤施爱东:《乡情 亲情 友情》,《人民日报》2024年2月24日。
 ⑥阎云翔著,李放春、刘瑜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39页。
 ⑦萧放:《人类共享的文化礼物》,《人民日报》2024年12月7日。
 ⑧刘铁梁:《村落集体仪式性文艺表演活动与村民的社会组织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⑨王杰文:《民间舞蹈与社区认同》,《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⑩张士闪:《生活结构视域中的艺术与民俗——以鲁中小章竹马为个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⑪张士闪:《春节:中华民族神圣传统的生活叙事》,《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⑫陈建宪:《春节:中华民族的时间元点与空间元点》,《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
 ⑬萧放、叶玮琪:《民俗生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西北民族研究》2024年第6期。
 ⑭郑土有:《时代变迁中的春节民俗文化》,《人民论坛》2024年第3期。
 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名录数据库, <https://ich.unesco.org/en/7b-representative-list-01370#7.b.29>, File reference: 2126。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 2023(17): 4-11.
- [2] 尔雅[M].管锡华,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395.
- [3] 许慎.说文解字[M].陶生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20: 224.
- [4]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郑玄,注.孔颖达,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5]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郑玄,笺.孔颖达,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85.
- [6] 崔寔.四民月令校注[M].石声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1.
- [7] 宗懔.荆楚岁时记[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4-15.
- [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9]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054.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the Peacefu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Xiao Fang and Suo Lanyue

Abstract: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peaceful natur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ighlights the value pursuit of peace, congeniality and harmon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Firstly, the Spring Festival aligns with the natural rhythms of phenological change, serving as a timely occasion for organizing both agricultural and personal activities. Whether in shaping the the Chinese nation's sense of time, establishing the dat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itself, or reflecting the concept of nature and ecological ethics in the Spring Festival etiquette and folklore, the festival embodie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and nature. Secondly,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lso a social time for adjust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fostering social connections. It promotes self-cultivation, family harmony, community unity, encouraging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among individuals.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lso a cultural time for communication and sharing based on the emot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of the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Moreover, the Spring Festival showcases shared valu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facilitat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diverse cultures and promoting peaceful coexistence.

Key words: the Spring Festival; peacefulness; cultural roots; Chinese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晓 东]